

RYAN GANDER
TINO SEHGAL
SUSAN PHILIPPSZ
PEDRO REYES
SONG DONG
JANET CARDIFF
HUYGHE
SAM DURANT
TACITA DEAN
JAVIER TELLEZ
CARL FLOTTER
ENRIQUE VILA-MATAS

KASSEL
NO INVITA
A LA LÓGICA

卡塞尔不欢迎逻辑

「西班牙」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施杰 李雪菲 译

KASSEL
NO INVITA
A LA LÓGICA

ENRIQUE VILA-MATA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塞尔不欢迎逻辑/(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著;
施杰,李雪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327-8110-2

I. ①卡… II. ①恩…②施…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20379 号

Enrique Vila-Matas

Kassel no invita a la lógica

Copyright © 2014 by Enrique Vila-Mata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B Agencia Literaria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8-072 号

卡塞尔不欢迎逻辑

[西班牙]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施杰 李雪菲 译
责任编辑/刘岁月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44,000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8110-2/I·4985

定价: 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59404766

一位作家越先锋，就越不能容许自己落入这样的评判。可谁在乎呢？事实上，这话只是个麦高芬，与我计划讲述的一切没多大关系，尽管事后看来，我将陈说的，关于我如何被请去卡塞尔、去往该城的旅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又恰都应了这句话。

正如有些人所知，为说明麦高芬是什么，最好还是借助火车这一场景：“能不能告诉我，您头顶行李架上放着的那包裹是什么？”一乘客问道。另一人答：“哦，是麦高芬。”于是前者便想知道什么才是麦高芬，后者遂跟他解释：“麦高芬是用来在德国捕狮的。”“可德国没有狮子啊。”前面那位乘客道。“所以上面那玩意就不是个麦高芬呗。”后者答。

而至为杰出的麦高芬之一当数《马耳他之鹰》——史上最絮叨的影片。这部约翰·哈斯顿的作品叙述的是主人公如何寻找当年马耳他骑士团为换取一座小岛而向西班牙国王献上的雕像的故事，片中对话极多，叨叨个不停，但临到结尾人们才发现，那一大群剧中人不惜以谋杀来求取的那只鹰只是为推进剧情所设

置的悬念而已。

诸位或许猜到了，世上有许多麦高芬，而最有名的那个可以在希区柯克导演的《惊魂记》^①开篇寻见。谁不记得影片之初的几分钟里，由珍妮特·利所行的那起窃案呢？它看似如此关键，结果却在情节中无足轻重，但它确实达到了让我们在放映结束前紧盯银幕的效果。

麦高芬还出现在，打个比方，《辛普森一家》^②的每一集中。它的任一开篇都与之后的发展少有或毫无关联。

我的第一个麦高芬是在皮亚托·杰米执导、由卡洛·埃米利奥·加达的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谋杀的真相》里找到的。电影中，满腹怒气、迷离于错综复杂的调查之中的英格拉瓦罗探长会时不时打电话给他那位神奇的老婆——我们从未有机会见到后者。英格拉瓦罗是否娶了个麦高芬呢？

麦高芬如此之多，以至于仅仅一年前，他们中的一位潜入了我的生活。那天早上，一个自称玛利亚·波士顿的年轻人打电话来我家，告诉我，她是麦高芬夫妇的秘书，这对爱尔兰伉俪诚邀我共进晚餐，而我无疑会很乐意与他们见面致意，因为他们要向我抛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

① 片中讲述了玛丽莲(珍妮特·利饰)在浴室中被精神分裂的狂人杀死，玛丽莲的姐姐和男友在逐步侦查下揭露杀人真相的故事。影片开头，玛丽莲曾卷走其老板的4万元现金。

② 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出品的一部动画情景喜剧。

这对麦高芬夫妇是亿万富翁还是怎么的？他们想——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买下我么？我当即这样问了出来，以幽默的口吻回应着这通怪异而挑逗的电话——必是有谁在作弄我呢。

接到这种来电，我一般会立即挂断，但玛利亚·波士顿的声音是那样热切、那样美丽，而我在早晨此刻的心情又好得出奇，便决定在挂电话前寻个开心，正是这点坑了我，因为我给了波士顿姑娘道出我们共同的朋友、抑或我最好朋友的名字的时间。

“麦高芬夫妇的提议是，”她冷不丁说道，“给你一次性揭开所有宇宙的奥秘。他们已然掌握了个中妙法，希望将它传授予你。”

我决计顺着她的话说。那麦高芬夫妇也晓得我从不出去吃晚饭咯？他们必定了解，自七年前起，我就总在早晨感到快活，而一到傍晚，一阵强烈的苦闷又会准时袭来，令我脑中一片漆黑与恐怖？且知正因如此，不在晚上出门成了我最妥帖的行为？

麦高芬夫妇什么都知道，波士顿说，他们很清楚我对晚间出访心存抗拒。但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愿想象我会待在家里，从而放弃获知宇宙奥秘的机会。选择前者的话，我也太懦弱了。

我一生接到过各式各样的奇特来电，而这通堪称个中翘楚。这还不算，波士顿的话语越听越顺耳；它着实有种特别的音色，将某些说不清道不明，却让我比以往的白天更快乐、更富元

气——近些日子，我的早晨本就充满了活力与乐观——的记忆迁入我心。我问她是否也会参加那场揭秘晚宴。是的，她道，我想着要去；说到底，我是那对夫妻的秘书，有些事情必须由我来做。

几分钟后，好好利用了一把我的好心情的波士顿已完全说服了我。我不会后悔的，她道，宇宙奥秘值得我付出努力。我生日上个月已经过了，我告诉她，万一有谁弄错了日子，给我准备了个惊喜派对什么的。没有，波士顿说，麦高芬夫妇的揭秘才是那个惊喜。你不会想到的。

就这样，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准时赴约。爱尔兰夫妻没有出现，波士顿倒是来了：耀眼而高挑的青年，一头墨黑的头发，身着红色礼服与精致的金色凉鞋，既聪明又机敏。望向她时，我不免漏出一声发自内心的悲叹，被风华正茂的她下意识地收入眼底；她明白，我正经历着某种与年龄、深深的挫败以及物哀之情相关的心绪。

毫无疑问，我从没见过她。她至少比我小出三十岁。原谅我的诡计、欺骗与圈套；打过招呼，她紧接着说道。我问她，什么欺骗，什么圈套。你没发现吗？我要了个诈，根本不存在什么麦高芬夫妇，她说，后又解释道，为了诳我，她设了个套，觉得这才是引起我重视的最佳方式，因为直觉告诉她，既然我的文学声誉源自离经叛道，一通古怪的电话或许可以激起我的好奇，从而达到让我夜晚出行的艰难目的。

她得面对面抛出那个提议，生怕电话里说，我会给出不恰当的答复。那她的提议是什么呢？不是原来麦高芬夫妇那个？首

先她感觉很幸运，她道，得知自己当下有足够时间来讲述那个由她的上司、《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①之策展人——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与楚丝·马丁内兹——托她转达给我的提议。

所以，我说，麦高芬夫妇就是卡罗琳和马丁内兹咯。她微微一笑。对，她道，但现如今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听说过卡塞尔文献展。屡闻大名，我说，不仅如此，七十年代时，我有几位朋友在那儿见识到不可思议的先锋作品，回来就像变了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卡塞尔真可谓我青年时代的一个神话，一个未毁的神话；这神话不仅属于我这代人，若没搞错的话，也属于在我之后的每一代人，因为每隔五年，空前绝后的作品就会齐聚那里。卡塞尔的传奇背后，我结语道，便是先锋的神话。

所以她的使命就是，波士顿说，邀我参加《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我也看到了，她补充道，当谈起“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时，她并没有在骗我。

我很高兴听到那番提议，但我克制住了兴奋。稍待几秒，我问起，作家如我，能在那样一个艺术展中做些什么呢？据我所知，作家是不去卡塞尔的。鸟儿还不会在秘鲁死去呢^②，波士顿

① 五年举行一次，是先锋艺术的实验场，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立为世界三大艺术展。

② 引自法国作家罗曼·加里自编自导的影片《鸟儿将在秘鲁死去》。

说，以这般对答展现着她异乎寻常的机智。好一个麦高芬式的句子，我思忖着。而紧跟着的短暂紧绷的沉默又被她打破。她接到的任务是，请我在2012年夏末的三个礼拜中，于卡塞尔城郊的成吉思汗中餐馆内度过每一个上午。

“秦吉斯什么？”

“成吉思汗。”

“中餐厅？”

“对。你得在众人眼皮底下写作。”

鉴于我长久以来的习惯——每次我被请去某个奇怪的地方做某件奇怪的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实际上所有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奇怪的），我都得就此写上两笔——我感觉自己再次站在了某段旅途的起点，它最终将转化为一篇记叙性的文字，如往常一样，将困惑犹疑与令人愕然的生活掺杂在一起，把世界描绘成一处只有经由某种离奇的邀请才有可能抵达的荒唐之地。

我很快瞥了一眼波士顿的眼睛。她像是有意为之，好让我就这次光怪陆离的卡塞尔之邀以及于大庭广众下在一家中餐馆内写作的经历撰拟一份长篇报道。她撇开了视线。以上就是全部，她说，没别的了，卡罗琳、楚丝和她们的策划团队仅仅要求我每天早上坐在那中餐馆里，进行我在巴塞罗那一日的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只要写作就行，啊，还有，设法与走进餐馆且希望与我

对话的人产生关联；我永远不该忘记，“互相联结”将是《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中普遍推崇的一个理念。

而且，她说，不要将自己想象成参与这个节目的唯一作家。她们已有计划再邀请四到五位：欧洲的、美洲的，可能还会有一两个亚洲面孔。

来自卡塞尔的召唤固然教我欢喜，可它不能要求我在中餐馆里坐上三个礼拜。这点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因此，就算怕她们撤回邀请，我也得告诉波士顿，这请求在我看来有点过了，光是想到有成百上千就读于老年大学的德国爷爷奶奶会乘旅游大巴来到这餐厅，只为看看我在写些什么、跟我互相联结，这就已经够让我——无论是从字面还是精神意义上——错位了。

谁也没说过有什么德国爷爷奶奶，波士顿纠正道，忽地有些正经起来。对对，谁也没说过有什么德国爷爷奶奶、有什么老年大学。无论如何，我说，请让我换一种方式参与卡塞尔的展会，就比如，做个讲座，哪怕是在那苍蝇馆子里。我可以谈谈当代艺术之混乱，我试图和解。谁也没说过有什么混乱，波士顿来了一句。对对，谁也没说过有什么混乱，最有可能的是，我对当代艺术抱持着一种陈旧粗陋的偏见，我就是那种将现时的艺术认定为一场真正的灾难、玩笑与作弄，或诸如此类的人。

行吧，我陡然同意了，现今艺术里没有混乱、没有意识危机、

没有任何类型的阻塞。说完这个，我答应前往卡塞尔。我倏地感到一阵深深的满足；我难以忘怀，自己曾不止一次梦想着先锋主义者将我纳为他们的一员，并于某日将我请去卡塞尔。

可是，说到这儿，谁是那些先锋主义者？

波士顿的脸上亮了起来，某一刻我仿佛见到了她真正红光满面的样子，许是为达成任务、让我接受了那项提案而洋洋自得。

我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应承下来，但怎都不会在那个场合向她坦白。除邀请方式的独创性和文学性外，我从未想到，旁人曾几何时的提议某日竟触手可及，就好比有人鼓动我去加入我支持的足球队，不过这事，光是因为我刚刚过完的六十三岁生日，便不会有人撺掇了；此外，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挺过了一次由糟糕的生活引发的心脏衰竭——我就经历着一场全方位的复苏，而在此过程中，将我的写作向非文学艺术的范畴延展也显得越来越有深意。换句话说，令我着魔的不再只有文字，我游园地的大门始向其他领域敞开。

事情就是这样，对一个正在衰老却不愿作任何掩饰的人来说，去卡塞尔就意味着邂逅新世界的恩典。或许在那儿，他会遇见异乎寻常的点子，甚而发展出——若他有闲游者的耐性——

对二十一世纪初之当代艺术的大致观念。他还抱持着一种好奇,想看看时下的先锋文学——真的有这东西么——和先锋艺术——每隔五年便齐聚卡塞尔文献展——是否存在很大不同。文学世界里,先锋已然失势——说得不好听点,它大概都绝迹了,虽则可能还残存着某些尚有此心的诗歌计划。但仍能周期性在卡塞尔举办反商业化革新大展的艺术界是否也是如此?毕竟文献展历来就享有着“不被市场规则过度荼毒”的声誉。

我愿意参展,我告诉她,但不一定要去“成吉思汗”吧;我肯定会感到异位的,觉得完全走错了地方。波士顿看看我,宽容地笑了,说,我道出了那个关键词,因为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与楚丝·马丁内兹的这届文献展将所有重炮都放在了“异位”这个概念上,其想法便是将艺术家们移出他们习以为常的思考域界。

我不欲深究她所说的思考域界到底是什么,但我确想晓得,是否还存在某种微小的可能性,让我不用在那中餐馆里挨过那么多个荒谬的早上。我最好别想着躲开“成吉思汗”,她说,因为那会是陆陆续续受邀作家的表演中心,我不能与他们不同;但她可以提前透露的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敢跟我保证,我将有足够时间来做我最擅长的事:观察、窥探、走动,像个深度闲人一样;她们知道——在读了我的书后,整个策展团队都做出了如下阐释——我喜欢作为某种游荡者,长久地走在某条令人困惑的

流浪之路上。

我笑了,但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们给你打个折吧,她忽地来了一句。什么意思,我问道。你看啊,她说,我可以动用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和楚丝·马丁内兹赋予我的权利,把你必须在中餐馆里度过的时间从三周缩减到一周。

透过她紧接着告诉我的一切,我了解到,“成吉思汗”并不在卡塞尔市中心,而是恰恰相反,位于卡哨尔州立公园以南,而那公园已与林区接壤。换句话说,餐馆坐落于卡塞尔城郊。我要么答应,要么结束。她觉得答应也挺好,因为去完餐馆,我还能到公园和林子里去散散步,那又会是一段别样的经历,我会见到某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甚至找到(她笑了)破解宇宙奥秘的妙法。

她的建议极度缺乏逻辑——说句难听的,毫无逻辑可言;卡塞尔郊外的中餐馆:这邀请着实透着些非理智的气息。但离我成行还有整整一年,我想着——或更愿意这么想——也许在所剩时间内,那俩负责人(还是说我该叫她们经纪人或者策展人?我对这块不怎么熟)又会一拍脑袋,叫我在那儿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话已至此,到底有没有谁能给我解开宇宙奥秘呢?”我道。

她的回答——经由其整夜不失魔力的声线的调谐——狡黠至极,以至于我提请将它记到了一张餐巾纸上;我告诉她:这句话,我愿花一辈子去欣赏。

“可少了麦高芬，”波士顿语，“我们实在干不了什么，顶多唱唱‘哆来咪哆，雨疏风骤’^①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她像是严格把控着晚餐的用时。但不管怎样，就此收尾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在出家门前，我吃了片兴奋剂——这些日子，我的小学同学科利亚多博士（这是个假姓，还是别把这位可爱却不怎么成功的、发明了诸多形似药物之毒品的人的真实姓名公之于众了）正试着为它申请专利。

我服下那片药是指望它能助我削减夜晚时的焦虑，尽管它起初确实对我有效，但其药力已经衰减了一阵，我的状况又一次危险起来，因为我发现，我每晚的阴翳心情，我沉郁的那一面，重又浮出了水面，此外，我能预见到，波士顿于任何一刻都有可能问起，我把之前所说晚间会准点到来、令我无法出门的强烈不安搁哪儿去了，我怕这个问题，更怕见到我的悲伤如野马脱缰，甚而害怕我的脸变成海德先生^②的模样，因此对我来说，尽早结束晚宴不失为一个极好的主意。

① 引自西班牙语版《李尔王》第三幕第二场。

② 美国漫威漫画旗下超级反派。

几周后的一天晚上，我与楚丝·马丁内兹约见，到地方后，出现的仍是玛利亚·波士顿，欢跃、灿烂，较之上回更甚，像在告诉我，她完全有能力把自己塞进比第一天晚上向我展示的更高级的皮囊。我问及楚丝，二人诡异地四目相接，那一刻让我感到不可理喻地焦炙。

“你没懂吗，我就是楚丝？”她说。

她让我一时觉得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我得明白，她说，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她更倾向于冒充一下玛利亚·波士顿，一个更能勾人、也更有活力的名字，楚丝·马丁内兹未免太过刻板了。而后，她不曾想到如何破除这个到此刻才得以解开的陷阱、圈套、骗局。

“我是楚丝，一直就是楚丝。你可了解？”

听着就像在说：瞧你个傻帽。

我挤出个微笑；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做些什么？之前我又吞了片（有啥办法呢，我总不能整晚都端着个苦脸）科利亚多博